PL
2705
O8S5
1725
v.8

LIBRARY
MAY 21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因樹屋書影第八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在浚 在延錄

翳桑餓夫倒戈以衛宣子漂絮老嫗進食而哀王孫賴榮受報於親炙之人黥敖忍死於嗟來之食古人視飲食之重如此

吳興鄭侯升秕言鄭谷鷓鴣詩既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既曰青草湖邊黃陵廟裏又曰湘江曲亦欠變矣及觀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

湘天潤語既無病更清曠按本草衍義乃宋政和中寇宗奭所撰據此則宋代尚有唐詩善本後乃傳訛耳俟升發前人所未發妙解也

西京雜記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小異耳○據此則班史不但襲司馬矣

古人作詩皆寫情愫亦無忌諱庾信寄徐陵云故人儻思我及此生平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徐陵別毛永嘉云嗟子今老病此別空長

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掛隴頭枝杜甫別鄭虔末云應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今人作詩惟以祝贊爲事矣詩話往往言詩讖亦大可笑

近從陳開仲搆得宋晁無咎抄本雞肋集七十卷閱之詩賦六百餘篇擬古諸作綽有古調而近體佳句亦多如賦成夜燭纔銷寸銜退朝巖未半竿未緣狗監知才思端向牛衣積淚痕白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名能似鼠多愁

渡谷仕如鮎鈍笑緣竿憂虞心似知更雀安穩
身如掛角羊皆工用事屬對者也五言如日落
狐鳴塚天寒犬吠村雨園鳩喚婦風徑燕將兒
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老覺田原好慵疎里
巷尋皆有林野之趣者也絕句汴堤暮雪懷徑
山道人云朔風吹雪亂沾襟走馬投村日向沉
遥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峯深村店即事
云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榆柳識春歸深村方
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隴飛題穀驛舍云驛後

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遊對此忘行路徙倚軒窗看夕陽皆有中晚風調不類宋格金陵妓朱斗兒嘉靖間與陳魯南沂聯詩曲中有才情者也有送所歡一絕云楊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頭種幾行人爭傳誦予偶閱元詩黃君瑞送別云雲錦江邊送玉郎江邊折柳柳絲長柳絲若挽情人住更向東風種幾行乃竊抄者魯南輩不察也

趙燕如金陵名娼也寄謝友人送吳箋詩云感君寄吳箋箋上雙飛鵲但効鵲雙飛不效吳箋薄一時名士皆與之狎京口鄔佐卿雪後訪燕如詩云燕子樓前曉日遲叢篁晴色歲寒知庭留積雪看教舞檻附青山入画眉鼓瑟調從翻玉樹當杯人似宴瑤池雲鬟謾對綸巾白無奈風塵兩鬢絲

唐僧智永為王右軍七世世孫皎然為謝康樂之十世孫二僧詩字名家不忝其祖殊勝金銀車

登進士第者

崑山周少參震其祖壽誼生於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六年百有十歲郡守魏觀設鄉飲酒寵異之明祖高皇帝聞而召至闕廷賜以酒饌復其家年百十六歲而終眉壽之人未聞有歷三朝者亦奇事也

世傳禹碑七十七字韓文公詩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處猿猱悲亦未之見也宋張世南云嘉定中賢良何致見於南嶽峋嶁峯上遂摹

刻於嶽麓書院、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卽宋人摹刻者也、夫古文之傳遠者、多銘於鐘鼎、至周宣王始刻石鼓、歐陽已疑其非眞、則岣嶁之刻、後人妄作明矣、後楚沈鑑夢神禹授以古鏡、下有篆文、類碑字、及早起誦若素識、不勞深索、楊用修好奇士也、遂信之、乃作禹碑歌、抑亦英雄欺人耳、何可據以爲實、董郡丞廷欽觀禹碑詩云、晨望衡嶽山、悠悠恣登陟、霞彩散崇岡、垂蘿掛蒼壁、路逢樵者

吾岣嶁有奇蹟、飛翥若鸞龍、云是禹碑石累累

七十字、字字不可識、古異蝌斗文、怪匪斯籀筆、用修好奇士、今文手親譯、緬想治水功、天授非人力、得非宛委藏、神符令散逸、我觀五嶽圖、眞形甚奇備、恐是山川形、亦與五嶽匹、闕文安可尋、郢調詎堪釋、爲語夜郎翁、支離太無益、

明初舊制、吏部考察、但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成化間、豐城李太宰裕爲吏部時、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始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

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今不變。公善詩、所著有古澹集、翩翩唐響也、春夜云、夜深庭院寂無譁。寶鴨香銷燭影斜。倚徧闌干眠未得、滿庭明月浸梨花、憶揚州云、樓臺燈火萬家明。況復通宵歌吹聲。二十四橋今寂寞、月光空自鎖重城。聞鶯云、綠草蒙茸徧四郊。桃花飛盡柳陰交。行人正起傷春思、欹聽黃鸝噪樹梢。五言如涼月疏林影、晨雞遠店聲。細雨楚山曉、輕雲隴樹春。楓林萬葉盡、茅屋幾家殘。沙淺溪流碧、春深野燒

青孤城明曉照落木動涼颸皆佳句也
莆陽林士造字吾宗太守鳴盛子也少年能詩未幾發狂疾夭殁登烏石訪太虛上人云老僧高臥處幽絕到人稀半榻無長物空山獨掩扉竹疎常漏日苔古欲侵衣相送斜陽在清風滿翠微游牛首山云野刹半空齊山深路屢迷經聲參鳥韻塔影印雲梯倚策追前跡摩崖認舊題諸峰看不極惆悵夕陽西送人之衡陽云依微草樹接汀洲一葦臨河送遠遊幾處啼猿湘

水暮一行寒雁洞庭秋霜前古寺疎鐘急雪後空山亂瀑流明到故人因下榻郡齋無日不淹留惜其稿不傳。

嘉靖間吳中刻六朝詩集有梁宣帝詩一卷僅六首建除迎舍利麈尾百合梨蘭而已乃陳宣帝、悞作梁也詩紀亦踵其悞附於梁元帝之後宜改正之。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謂細米爲稗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以記之。

梁吳均少年子詩云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雖用經語大似歇後亦詩病也

五代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五代已有之矣邵康節於天津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

李文正東陽年十七登進士太倉陸太常釴與之同榜有詩云金羈細馬出明光碧色羅衣錦繡香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

新昌胡夢龍方伯云弇州史料凡請弇州作傳

志者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講傳志者雖蓋代勳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爲定案也讀弇州書者亦不可不知

洪武八年宋濂官禮部侍郎封濂母陳氏妻賈氏爲德人見誥命後無德人之稱

唐張旭以草書名未見有詩傳於世偶讀弘治中顧宗伯清集跋旭艸書後載其咏柳一絕云濯濯烟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未減盡和殿裏時詩不見唐集旭所自

作也
宋末汝陽王質號雪山先生著詩經總聞二十卷其家櫝藏五十年淳祐中吳興陳日强守汝陽刻之郡齋始行於世後又無傳矣謝在杭錄之祕府諸子盡賣藏書近爲陳開仲購得之歸之予中間不甚依朱氏多得風人之趣如小星二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不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即命即發不及治裝也此說猶切宵征之旨如騶虞二章謂田獵之

作一行只五獸。言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芘。所以如此。其心雖慈。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嘆言安得如此獸。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者也。其心甚不欲也。三百篇皆自寫已意而解之。惜無力板行之耳。

永和蘭亭之會四十二人。柳公權書之。題云四言詩。王羲之爲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取

義也五言詩孫與公爲序柳註云文多不備載近見宣和中内府搨本始知今世所傳與公序與詩皆經柳所裁俱非全篇也周府刻蘭亭宴集圖其詩合四言五言於圖像之上近益府仍舊文重刻之詩與柳書多有異同即以王爲前序孫爲後序亦非矣謝在杭嘗云蘭亭之賢皆一時之選賦詩只四句六句亦有不成者眞咄咄怪事在杭未見宣和舊搨耳

予鄉王覺斯先生詩凡百餘卷卷帙既多每遂

不能流傳予欲删為數卷以行匆匆東行不暇及矣先生詩不難於沉著而難於流動偶得其五七律附錄數聯於後然予實未見先生全稿也竹空翠噓蒼節暝禽守澹烟 輩華城野火頹荒屋殘更出驛樓 送盧山僧 暮雪聞樵響空心共虎遊 正學祠 荒山無死氣白日有寒風 期友明月無心上故人何日來 入雒 風急灘聲逆天低嶽色蒼 萬年寺 疎磬雲中樹高簾雪外山 又行網腥朝入肆禾氣午薰人 清河縣東南湖霽

潤聞花氣沙虛透樹光　馬坡寺　僮僕迷幽寺牛
羊上古墳　淸心　牛睡斜陽穩鷄鳴僻巷深　舟中
開窗溯盡白一路柳先青　圓津寺　香烟流遠磬
秋色滿空山　酬荆岫　好詩憐雪後同夢記峰西
還里至蘆潢灣　旅人輕犯雨里鼓亂過秋　旅次
聞諸弟　佩刀何地解匹馬此身孤　不必衣濕櫻
桃雨帆拖杜若雲　哭内子　鬼籙紛無序人生耐
幾秋　送友還黔經楚訊石齋消息　開緘猶故友
比屋是誰家　燕子磯　極浦看人小乖崖礙鳥飛

洪修寺　秋風連日雨古寺異鄉心　歷雨樓誰家
園樹青霞外幾樹梧桐白露中　送碧滄滹沱日
暮携孤劍銅雀風高照大旗　送張子入蜀人行
古嶂楓千點月照平沙鴈一聲　西山碑間三日
沉吟處縊外孤鴻獨送晴　九日高臺寺危邊白
鴈偏來登古寺黃花復對誰　華嶽泉音酒醒偏
隨枕嶽色秋深不礙墻　送郭監軍　春深馬散桃
花外戍老人歸燧火中　金谷園舊地　花光古隰
沉樓閣溪色斜陽照板橋　木末亭　袖裏怪風藏

石子墻邊破寺出桃花鼎月客子欲渡水初急
鄉書不來鴈又征 終南山好山當扇日初上芳
草滿園人未歸 馬祖姑蹤燈獨夜聞孤鴈明月
空山泣子規 京南遠望薊門古戍三邊接碣石
孤雲萬里來 登法藏寺塔懷鄉僧院開花非昨
日雲山轉眼即前朝 愛妾換馬 舊夢不隨絲絡
斷驕嘶莫過鏡樓西 野寺 泉壑爭迎雲展響一
林然坐雨燈深 送絅存 江波萬里孤舟駐標葉
千峰暮雨收 藥城 野橋流水浸官道古戍開雲

隱翠樓憶西湖　一夜紫橋聞鶴羽　十年紅葉想漁舟　登龍山　縈帶河聲皆北轉　微茫嶽氣自東來　亂後　紅柿月明焚屋後　白頭人出戰場中　贈履台　煙塵萬里丹峰阻　江海何人白髮歸

洞庭葛震甫有題村廟云　古木陰中冷廟荒　鄰雞飛過矮茅墻　餘衣半濕桃花雨　蠨蛸絲絲網夕陽　文姬歸漢云　馱金辛苦向黄沙　贖得文姬到漢家　多少遺書付王粲　獨傳哀怨拍霜笳　客中立春云　四日新年一日春　新春還是舊年人

山中有屋何曾住逢著梅花便結鄰山[illegible]樓云、一帶青山一帶溪溪光山色互招携春風醉我高樓上聽盡林梢百舌啼後官閣落幕宅艱奔歸、水次聞猿急歸難與逆流爭一日郵籤五日行腸結淚枯無夢斷冷猿何必許多聲震甫詩多奇警、此其一班云、

詩云、詎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註云相似而難辨也、然烏其翼左掩右者爲雄右掩左者爲雌一說焚其毛置水中沉者爲雄浮者爲雌

龜千年游於蓮葉之上庾信詩云靈蔡上芙蓉
鳳非竹實不食庾云祥鸞栖竹實以蔡代龜以
鸞代鳳此皆六朝換字之法也薛道衡襲之云
集鳳桐花散勝龜蓮葉開竟用本色字殊勝
楊升菴夫人黃氏能詩世傳鴈飛應不到衡陽
一律最佳而他作少見然絕句尤妙有寄升菴
云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
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升菴初娶王氏封
安人早卒黃乃繼娶也有樂府數卷梓於金陵

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其在泛常，可情恕而理遣。若天性之適遭其窮，與之校不可，置之度外不可，道惟有自盡而已。古大舜父頑母嚚象傲，而能無怨無懟，委命畢誠，以蘄感通，其究克諧底豫，格神人而爲天下後世法。舜之親若弟，舜成之；舜之古今稱大舜，又舜之不幸成之也。君子觀于舜，而知逆境之成人。故曰山河大地，盡是黄金；滿世界皆藥物。小拂逆是小遭際，大拂逆是大遭際。以之怨尤固非，即泛泛以爲前緣

若可何如亦錯過而可惜矣

儒者言無鬼神大要慮人諂瀆耳慮諂瀆則可謂無鬼神則不可從來聖賢兢業戒懼寔是見得鬼神靈爽烜赫其日福善禍淫臨汝陟降精氣遊魂體物不遺俱真實語此千聖心學第一吃緊舍此即無聖學非明知其無姑爲是攝心法且誑世也夫禴祠蒸嘗精有必通鬼神無則祖先亦無儒者不廢家祭何以言無鬼神也人日不見風不曰無風不見性不曰無性不見鬼

先。不曰無祖先。則雖不見鬼神。其有鬼神必矣。
或曰聖賢無所爲而爲善、何畏乎鬼神、是殆不
然、恒人之視聖賢也太高。聖賢自視固是恒人。
若自謂已聖已賢而不畏。妄亦甚矣。畏則念眞
實、念眞實而後裏如表、終如始、屋漏如大庭、無
所爲而爲善、孰加于此、人誠鬼神之不畏、復何
所畏也、彼其所謂謟瀆者、非必禴祀蒸嘗、其祈
禳禱賽之謂耶、臣子當君父迫切時、匍匐呼籲、
無所不至、祈禳禱賽、雖知無益、計且爲之、此獨

較可從之俗、何爲諂瀆、即云諂瀆、祇人之愚、鬼神、何尤、不可因死噎者謂無穀、因死溺者謂無舟也、今慮諂瀆而蔑鬼神、廢出王游衍之昭鑒而即聾昧、使君子聞之墮行于幽、小人聞之濟惡于顯、世儒之論、毋乃爲無忌憚者地、而張之焰乎、

禮稱曾祖之父爲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

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

書歸格于藝祖註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唐金二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晉簡文帝稱相王武帝在魏時亦稱相王自洪武中革去丞

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全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只二位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踐土之盟載書、止曰晉重、並古人二名、亦有可但稱一字者與○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

弘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却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其關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邪○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惜晉來華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爲翦截名字之祖○文中竝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爲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漢斥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潁之行柴高柴潁潁考叔也郤

正釋譏福彝叔之高慧、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彝叔在西山、語亦類此○又有並稱兩人、而一爵一姓、如史記絳灌、絳絳侯周勃、灌頻陰侯灌嬰也、蓋高帝時功臣、周姓者不一人、故特稱爵、

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叡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云朕皇

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子云仲尼祖述堯舜是也顏氏家訓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古人有名父名君名祖金縢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名君也左傳楚子圍宋申犀對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欒鍼曰書退名父也欒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黶名祖若父也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

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以見世風之變矣。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陸務觀曰。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慢也。後世不惟諱其名。而并諱其字。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韡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又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云。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古人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尫之黨潘尫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意必當時有同名者故特舉其父以別之

古人有以夫名妻漢楊彪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曰彪袁氏頓首頓首

名以同事而晦者淮南子言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蹇他爲弦高之

友而左氏傳不載又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註云堅政之副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名以同事而章者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杞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類而誤者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囚必箕子之

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
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
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張湯傳、長
安富賈田甲、韓安國傳、獄卒田甲、疑亦同此。○
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
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
爲名。若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
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

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諱者○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後人假設之辭以此爲祖○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白隱矣皆此類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

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説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屈宜咎曰、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並是生時不合稱諡。乃後人追爲之辭也。○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今文君寤而追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

之名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

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其時未有梁、國語句踐之伯、陳蔡服從、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史記扁鵲傳虢太子、其時虢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無此君、越絕書晉鄭王

晉鄭未嘗稱王、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平仲去管子百餘年、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桯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眞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眞、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

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乃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遒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書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

王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

詔奏邸毋得輒報漆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始此

山陰姜武孫承烈分野辯云古今人屢辨而終不可辨者莫甚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即有是氣故在天爲分星在地爲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直宿度。可謂詳矣。然即其言致之。其可疑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在西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東而降婁乃在西。元枵又在北。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衞在河内與并無涉也。乃衞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

魯不屬兗而屬徐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有當乎論者以爲分野占驗自古不爽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卽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多何以齊魯宋鄭諸國各分躔次而絕不相侔此不問而知其非也唐一行則云星之與土以精氣

相屬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爲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不過意爲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錙銖不爽也哉且不特此也天以下大矣廣矣決不止于中國也雖鄒衍之論迂誕不足深信然既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爲外國者不知凡幾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攷昴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

國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矣豈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謂主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亦謂主秦楚七國或又曰牛女下有十二國星東起越西至鄭鄭夾溱謂天之所覆廣而中國所占止此十二星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也夫五車北斗何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

天業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自應於此星占之
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爲勝矣然中國所占
僅此則此外之災祥皆可置而不論又何以五
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苻堅危熒惑守
心而宋憂景星見尾而燕盛也哉吾故曰辨之
而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然則奈何曰辨之而
終不辨莫若以不辨辨之夫人主之於天也葢
無事不當警無處不當警者也必曰某事徵某
應此劉向五行傳之謬也必曰某星應某地此

亦漢以來諸儒之失也且往者分建列國固有分野之說今之各警天戒今四海一家則周天之休咎皆皇極之徵應也何必紛紛攷分野之同異爲哉〇分野之辨紛紛聚訟得武孫此論而定喜其議與予相合因備錄之武孫別有雅頌辨春王正月辨河圖洛書異同辨予另刻之賴古堂文選中

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書最多予既合刻其目矣此外則陳心叔先生士元楚之應城人所

著詩文名歸雲集如干卷外有論語類考廿卷、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鈎解四卷、易象彙解廿卷、五經異文十一卷、姓滙四卷、姓觿十卷、名疑四卷、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隄疾恒談十五卷、楚故略廿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卷、荒史六卷、世曆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卷、裔語音義四卷、嶽紀六卷、板帙浩繁、未易流傳、予舊藏六七種、今只存一二矣、後托家吳昉大令覓其全本、亦不可得、相傳先生覽撰之前

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欵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翌旦而心叔生其父遂小字之曰孟卿後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己酉二月上丁有事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型爵皆墮地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著述甚富孝感夏振叔云心叔子堦字吉藪亦博學著有編日新書十二卷

譙樓画角之曲有三弄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

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聲之嗚嗚者皆難字之變聲耳夏振叔言

崇禎巳卯其鄉省試有延乩問題者乩書一絕末二句云今年試目非容易請聽譙樓第二聲問者不解至就試題乃爲臣不易始歎其隱妙

夏振叔言其鄉數年前瘧大作或教於古錢中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卽愈初不知此說倡自何人一時喧傳寶爲符籙一文須時錢一緡按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其却瘧者

或亦仰藉瞿曇之靈歟○黄俞邰云金陵人傳此錢難産者持之即下亦不知何故○升菴外集載孫器之評詩一則而稱定陶孫器之夏振叔云按其人姓敖名陶孫而器之其字也楊誤以敖陶爲地而改敖爲定以合郡邑之名與誤認劉德升爲劉景升索紉安爲管紉安者同一可笑因記程史一條乃器之事附錄于此趙忠定既以人言投荒善類多力爭被逐而韓侂胄之權遂張公議譁然諸書日懸闕下雖

加疏捐草律其名太學生敖器之亦有詩末云九原若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蓋侂胄乃韓忠獻琦曾孫也一時都下競爲傳寫侂胄雖知出器之手亦不之罪器之後登進士○按器之成是詩墨未乾而壁已輿去器之恐易服遯去變姓名侂胄逐始成進士此云侂胄不之罪未之考也器之閩人

夏振叔言幼隨其先大夫官汴苦蠅問之汴人云不拘春夏但聞雷第一聲卽默援衣帶作結。

或遭螫便舉結摩之即愈試之良驗〇方邵村侍御云小解朝不向東暮不向西日不向南夜不向北永不受毒蟲之螫

衛夫人見王右軍年十二書流涕曰此子必蔽我名按右軍初學衛書將謂不及北游見李斯曹嘉等書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歎曰巫雲洛水外雲水寧足貴哉古人成一藝亦必脚下行數千里路目中見無限古人手

跡乃始成名今日執筆便欲凌跨古人豈不自媿○元微之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亦本右軍

干寶撰搜神記時人曰卿可謂鬼之董狐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旁執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記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評書號書之董狐近黃山潘景升好品題諸姬自爲撰記文辭艷麗時人謂景升是姬之董狐

俗傳楊玉環是白鸚之精故指爪純赤此語亦

有所本。云出之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按新都黃灝讀書一得云、嘉靖辛卯、始典令張鑑刻張文獻千秋金鑑錄、予讀之有疑焉、考綱目、唐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以鏡自照見形、以人自照見吉凶、兩語者、其書之序意也、述前世興廢之源者、其書意也、玆錄也、序無兩語而述前世興廢之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不似公口中語、僞無疑矣、三章內云、安祿山背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鵬鳥之精、脇生兩翅、

楊貴妃白鸚之精指爪純赤考之綱目公以開元二十二年爲中書令祿山思明事在二十四年夏四月錄內云云固當若貴妃者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冊爲壽王妃二十五年歿公爲荆州刺史二十八年公卒又明年改元天寶天寶四載以楊太真爲貴妃是太真爲壽王妃十年始爲元宗貴妃公爲相日見太真爲壽王妃未見爲元宗貴妃也惡得有白鸚之精云云也其僞無疑矣然錄固言之矣公於中書焚稿則是

錄之焚久矣世烏得而傳之哉
湯義仍牡丹亭劇初出一前輩勸之曰以子之才何不講學義仍應聲曰我固未常不講也公所講性我所講情王渼陂好爲詞曲客謂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當留心經世文章渼陂應聲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耶一時戲語頗見兩公機鋒
甬東薛千仞岡曰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

才之少又云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語皆有意味

楊用修先生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正楊繼之胡元瑞筆叢又繼之時人顏曰正正楊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目諸君子集中與用修爲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辨難有究竟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已彙爲一書顏曰翼楊書已成尚未之鐫耳薛千仞云用修過目成誦故實皆在其胸中下筆不考誤亦有之然無

傷于用修好事者尋章摘句作意辯駁得其一誤如得一盜贓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鵝遶棺哀鳴三帀亦死包氏子顏其堂曰[illegible]鵝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予同書中未載此事

嘗爲補入○海鹽姚叔祥士麟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採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者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卸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嘉興宗給諫弘暹宦江右時方籍分宜相宗與監籍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籍者難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曰方書中有刀瘡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沈鍊頭瘡否嚴爲黙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

猶無用也。遂奪而投之火。監者此語大快人意。然猶憾此獠得全骸骨以終。

金壇王伯暨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攜向呼天。流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憊

首[illegible]上[illegible]亦短小奸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擁
一[illegible]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
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
煩名捕嗔罵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祗會火坑
上摶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束
馬肚結縛裙韈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光若鏡
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
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
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

捕其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九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舁爾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舁銀而還此婦貌[illegible]麁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兒子着力不使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

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發口授于予予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此婦要是隱娘紅線之流伯發善述伯祥此記亦奕奕動人所謂潘君之筆樂君之舌也

姚叔祥自云余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予曰男子何可不知書遂句讀授予○叔祥二十窮苦猶不識丁晚乃卓然自立爲當代名碩人不可不自立如是人不可以年自廢如是

叔祥著述甚多、予僅見三數種、

坡公魏武帝論就其成敗之迹而推原其理如醫家見前醫投藥不効而推其用藥之悞雖不可謂洞見肺腑然其理亦有不能外者讀者存其理可也

釋氏止因聖人之言平易正直習之生厭故更將其理翻新換異横見側出以使人鼓舞不倦耳論者至以釋氏之旨大悖於聖人而尊之者又以爲大過於聖人豈不俱失哉然其所以爲

害亦即由此譬之優人演劇不過因其晏樂引之忠孝而已而其後遂不能不沉湎於酒食汙漫於邪淫意欲大有功於聖人而流弊乃更甚焉亦由其深穩終不及聖人也

御人御字本古帝王公平接物之理而英雄稍濟之以權略至後世狡獪之流俱竊之以行其奸豈知雅遠之士元勝之流笑其機詐若小兒耳安有受其羈勒者哉

煮海之利原非本富然少取贏餘以減正賦未

爲不善也後世苟且之法無所不用取之盡錙銖矣而田賦之加未見其少追亦拙於取末利矣何也彼不能用末利以紓其本富也

高康生阜曰天下之謬莫謬於今相者之說相者之說曰某相優當得富貴也某相劣當得貧賤也某人雖庸且愚焉苟可以富且貴則以爲人之所不若也其人雖賢且才焉苟僅止於貧且賤則以爲有所甚歉於人也推是說也使顏氏與端木并衡則必以端木優於顏氏矣伯夷

與盜跖同觀則必以伯夷劣於盜跖矣幸而獲驗已不免重榮利而輕道德而况攙摹於勢分之間臆度於服馬之細不中者比比也徒使人不知所自立而因以喪其所守而已嗚呼孔子之道不著世將何所取衷哉

高康生曰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不特君子自有消長小人自有消長也小人化爲君子君子長而小人消矣君子化爲小人君子消而小人長矣君子小人實互相消長也且君子小人亘古

來兩兩對立必是天地間不可相無之類如使君子可以滅盡小人則必天地間有陽而無陰可也而獨陽不生又何以解乎蓋陰陽本一氣運行其運行不及處即陰也然即運行不及處亦復有道雖陽之極力運行不能不借此運行不及處相爲乘除凡一切心之公私身之氣血人之男女品之君子小人皆於此類應焉惟處之各得其當使君子常足以御小人而小人無以乘君子則小人之爲助於君子豈可少哉至

於處之不當而始有小人之禍焉則其責當在誰乎曰在君子此又君子之爲統乎小人而陽大陰小之義也